

劃時代的幼年兵

——赤膊、赤腳、戴斗笠、穿紅短褲，在豔陽下出操、上課、唱軍歌……有暈倒的人，卻沒有叫苦的人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
羅瑞志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以幼年兵隨軍來臺，四十九年考取政工幹校，服役陸軍二十餘年退伍。



↑當年幼年兵出操上課的情形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國軍隨政府播遷來臺，時任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將軍，看到連隊有些比長槍矮的娃娃兵——孤兒們，年約六至十六歲，即通令調集各部隊娃娃兵，安置高雄鳳山五塊厝和灣子頭，至四十年三月十八日移至臺南三分子營區，成立「陸軍總司令部幼年兵總隊」訓練中心，一千三百多位幼年兵隸屬三個大隊計九個中隊，每中隊分三區隊，區隊分三班，每班十二至十五員。

回想抗戰勝利那年，父親積勞成疾辭世，母親帶著姊姊和我，從江西鄉下到贛州市內，遷居四次後，母親打聽到經

赤腳、戴斗笠、穿紅短褲、帶小板凳和圖板，在豔陽下出操、上課、唱軍歌；校閱時，才戴帽、穿上衣和膠鞋。用餐時，一小桶飯、一鉢菜，一經開動，六人「圍攻」，一掃而光，吃不飽、營養差，有暈倒的人，卻沒有叫苦的人，集合時依然抬頭挺胸、生龍活虎。

民國四十二年，政府宣告解散幼年兵總隊，較年長的幼年兵重新派赴聯勤、兵工、工兵、運輸、駕駛、車輛、警衛等學校和技術單位，但較年幼的，就分到「政工幹校」。

民國四十二年二月，特別成立「教導大隊」，分二個中隊，在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經國先生和前後任校長王永樹、王昇將軍關懷照顧下，我們約三百三十位幼年兵，感覺到家的溫暖，並自此改稱「學兵」，按程度分甲乙丙丁戊等五個班級，一年三個學期——且為迎頭趕上適齡同學，沒有寒、暑假，一般科目由軍中教官和隊職官講授；但英文、數學、自然等科目，都外聘專任師資。

復興崗原本是座跑馬場，荒廢破損，我們日夜趕工整理，挖池塘、建泳池、鋪馬路、蓋水溝、種草皮、植樹木，再築起「精神堡壘」；堡壘底層

的基座，所墊像臉盆大的鵝卵石，是我們乘軍用卡車，來往淡海邊撿拾來的。

經國先生在教導大隊首屆高中同學畢業典禮時期勉勵：「你們從孤軍漂泊、苦難中度過與奮鬥出來。沒有錢財，不是窮；沒有志氣，才是窮。沒有地位，不是賤；沒有智慧，才是賤。」政工幹校第七至十一期，都有幼年兵就讀，也有考上三軍官校和大專院校者。

我們幼年兵兄弟的事蹟，既「見證歷史」也「被歷史見證」，走過那段艱苦失怙的歲月，衷心感謝國家給予我們優良的學習環境。



→民國八十年代，羅瑞志、王秀娥夫婦（右一、左一）偕兒女出遊時留影。

最想念的滋味

——我和弟弟露出油油的嘴，好滿足！下了餐桌，看到坐在一旁的父親，削瘦疲憊的面頰，也掛著一抹滿意的笑容。

吃遍大江南北、異國美食，只覺得「豬油拌麵」才是天下第一美食！

「沒關係！給他們吃吧！」

「那我再下一碗。」

「不用，不用，我吃這樣夠了！」在父親的堅持下，母親只好由父親做主，我和弟弟立刻興奮地接下那碗麵。

「給我啦！」「換我啦！」兩人爭相吵鬧著，不一會兒功夫，碗內一根麵條都不剩，只剩剩白交雜的蔥花、蒜粒，浮在碗底豬油花的光影中。我和弟弟露出油油的嘴，好滿足！下了餐桌，看到坐在一旁的父親，削瘦疲憊的面頰，也掛著一抹滿意的笑容。

「你們也餓了嗎？這些麵你們吃。」父親突然放下筷子，將麵碗推過來，我和弟弟樂得爬上板凳，準備大快朵頤。「天鬼！」正在廚房忙碌的母親用臺語一聲吆喝，嚇得我們停下動作：「爸爸工作一整天，這麼晚了



↑晏如母親蔡桂菊女士（左）烹調的豬油拌麵，是其父親與家人的最愛。

沒吃飯，肚子很餓，你們兩個已經吃過了，這碗麵給爸爸吃。」

「不用，不用，我吃這樣夠了！」在父親的堅持下，母親只好由父親做主，我和弟弟立刻興奮地接下那碗麵。

「給我啦！」「換我啦！」兩人爭相吵鬧著，不一會兒功夫，碗內一根麵條都不剩，只剩剩白交雜的蔥花、蒜粒，浮在碗底豬油花的光影中。我和弟弟露出油油的嘴，好滿足！下了餐桌，看到坐在一旁的父親，削瘦疲憊的面頰，也掛著一抹滿意的笑容。

不久，父親職務升遷，帶著母親弟妹遠赴外島任職，留下我這長孫女，在北部鄉間陪伴不願遷動的

【作者速寫】晏如女士，政戰學校畢業，服役陸軍二十一年，曾獲「國軍軍事著作金像獎」佳作，目前從事補教業。

高中畢業那年，外婆罹患癌症，父母便堅持將外公、外婆接往同住，我因考上軍校須住校，畢業就職也離家甚遠，後來組織家庭，再不曾與父母弟妹常住，然而母親蔡桂菊女士的豬油拌麵，依舊是我

最想念的滋味。

每次回家，母親總是準備滿桌的飯菜相迎，但我仍撒嬌地額外要求：「還要一大碗豬油拌麵！」拌麵成了媽媽必備的主食。

爾後當我感到孤單落寞時，走進廚房下碗乾麵，舀一團豬油，再淋些醬油，灑些香菜和蒜末，手捧麵碗，歷歷在目的盡是母親長年刻苦持家、養豬種菜，奉養外公、外婆和養育我們七兄弟姊妹的艱辛。

口中吃著滋味濃郁的拌麵，記憶裡播放當年母親斥喝、父親微笑，以及和弟弟爭搶的畫面，麵中格外散發一股溫暖——全家團聚的馨香；父母親在艱困環境中，賜予我們兄弟姊妹深深的爱，豐富富當地飽足了肚腹，滋養了全身的細胞，驅散了心情低落的陰霾，激勵著我奮發向上，勇敢面對未來。

學長加油

【作者速寫】宋家駟先生，海軍官校畢業，服役海軍二十三年退伍。

走在醫院長廊，拖著沉重步伐，臉頰不覺掛上兩串淚珠……心底不斷吶喊著：「學長，您一定要加油啊！」

好友一通電話：「曹繼明學長又中風住院了，這次相當嚴重，希望好友們能分批前往探視，給予鼓勵……」讓我徹夜難眠，往日日和曹學長相處的畫面，一幕幕映入眼簾。

那年，我剛從船上調任參謀

，刻苦自修，在年逾而立之年，考上常州工業技術學院。求學階段，當然是竭盡全力，勤奮讀書，一心想彌補錯失的青春。畢業後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配合工作需求，到市立圖書館進修修、德語，生活重心圍繞在家庭、公司和學校這「鐵三角」打轉，也未曾與生有交集。直到結婚前，從來沒想過自己的生日在哪一天？

婚後，老公突然叮囑：「老婆，今天我們要吃麵哦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啊！」原來在第一次閒聊中，我們談到生日，他說他從小離家，不清楚自己真正的生日，身分證上的生日並不正確，因此從來不過生日。我自嘲地說：「我們還真像，我雖然知道生日，也從來沒有做過生日。」沒想到他牢記住了！

從此，每當我生日，他一大早就會提醒我「要吃麵」。

民國八十四年，我來臺手續還未辦好，他一個人在臺灣，雖然中風一次，行動不便，但仍記得一大早打電話給我，祝我生日快樂，並說已經邀請好友到家裡吃麵……

幾年後，學長退伍，我卻因汲汲於工作，始終未能撥出時間探望，想起來真是懊悔啊！

那天我站在學長床前默禱：「學長，您知道我來看您了嗎？」雖然他的眼神仍然清亮堅毅，但已不能像從前那般聚焦在我身上，令我心疼！但我深信，他一定會好起來，就憑他在海軍乘風破浪、堅苦奮鬥二十幾年的經歷，相信必能撐過此次難關，恢復健康！到那時，換我作東，一起到昔日大樹下的小吃攤，把酒言歡話當年。就這樣約定好了，學長加油啊！

生日

——他一個人在臺灣，雖然中風一次，行動不便，但仍記得一大早打電話給我，祝我生日快樂，並說已經邀請好友到家裡吃麵……

大清早起來，老公就對我嚷嚷：「老婆，今天我們吃麵。」我會心地笑了，他是在提醒我，當天是我生日。

我生長在大陸，民國八十年和老公黃萍結婚之前，從來沒有過生日。孩提時代，生活貧乏，只有父母親，甚至祖父母才能過生日，祝賀的方式就是「吃麵」；麵條長長，象徵長壽。

初中畢業，趕上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折騰二年後「下放」農村，和農民起早摸黑下田勞動，收工回家只想躺床上，累趴了！一日復一日，生日就忘到九霄雲外。改革開放後，為一圓大學夢

五年後，老公第二次中風成為植物人，便再也聽不到「老婆」的熟悉聲音。雖然知道老公還是希望我能過生日，但我二十四



↑黃萍、蔣琴芬夫婦（前中、右一）感謝高雄市榮服處的關懷照顧，圖為榮欣志工大隊長羅平炳（右二）偕隊員前往探視。